春秋三傳通經合纂

公即位
邵氏曰即位之禮行則書志宜之行宜之志也

遂逆女
石氏曰相位翼逆女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七

廬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陂 裔孫 燮令纂莊 毓陶問濤 增輯

宣公 名倭或作接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傳如其意而書以著其自立之罪而而篡同辭

弒 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如其志也

報 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行丁氏曰立不以正行此禮以掩其惡

公子遂如齊逆女 胡傳喪未期年何求乎伸遂權見討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計

宜使遂逆女國之賊桓宜以爲罪也

婦姜氏

胡[illegible]也欲以[illegible]服之中[illegible]故[illegible]婦[illegible]於[illegible]朱子曰[illegible]如是[illegible]氏曰婦有姑之[illegible]既絕而婦[illegible]姑[illegible]婦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謀[illegible]同之也

行父如齊

朱子曰文子三思[illegible]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 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於公之道也內無貶於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illegible]姑[illegible]）汪氏曰穆姜[illegible]之欲速以姑自臨也

穀 遂之挈由上致之也不言氏及稱婦之義與公羊同

夏季孫行父如齊余氏曰傳謂納賂始謂非成婚季氏謂以拜婚之禮行納賂之實

左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胡傳下書會平州齊取田可知矣

晉公不能討反爲使齊爲之私其想而反惡也

放胥甲父

張氏曰晉以胥之剛宣而獨免罪之偏頗如此。呂氏曰稱國以放君與大夫咸與焉。吳氏曰晉有八年後討不用命者必胥甲以僨事取惡于盾因遂之也

放君門之呼未始無罪但晉宣甲討亦貿與晉同放殺遂云無罪亦大寬

會平州

胡何春秋所暴戾已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杜註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

左 晉人討不受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胡傳河曲罪門之呼獨放胥甲父君當國此其族子穿也桃園之罪彰矣

公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此蓋言放河曲至今八年始放故亦云待放

穀 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杜註平州齊地陳氏曰子赤弑人人弗忍況齊出兵以責齊

左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張氏曰齊與魯黨惡與鄭莊會垂同又見晉無能爲

列于會則不復討故孔子懼而作春秋不門[illegible]而曰會討賊必先其黨也

遂如齊

拜成後婦也

齊取濟西田

程子曰宣不義得國賂齊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

黃氏曰邾罪八會晉罪齊許田入邾稍然成濟可入齊宣位定

邾子朝

黃氏曰邾自僖文時與魯抗今宣纂反朝非尺齊畏齊也齊悅魯利邾畏齊壓而公

公子遂如齊 胡傳宣纂立仲遂首惡再書者書其始終成就其謀以成後也

【左】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汪氏曰逆謀之終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胡傳魯致賂而書齊取非齊利其為惡而助之討弒君殺其黨

【左】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公】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弒子赤之賂也 何諱諱使若齊自取之亦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

【穀】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也

秋邾子來朝 胡氏曰宣纂立邾子朝無貶者旣于朝伯貶矣公羊有曰其餘從同同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李氏曰楚莊至此爭伯其列國又無伯也

論不復作矣

陳氏曰楚伐鄭志不在宋也志侵陳宋志不在陳也南北之爭于是始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楚同盟宋矣

晉救陳

兩救而行事有不書一者救也。不宜救也然楚侵宋亦非為救宋者只從晉耳春秋于此辨罰討貶之思焉

棐林伐鄭

【左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於楚

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 胡傳人鄭貶也附楚病列國何義乎非能討宋罪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張氏曰陳無罪當救宋有弒罪不當救故名之

【穀梁】善救陳也 胡傳陳先代之後而見侵書救貴之若晉救宋則典刑紊矣

宋人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杜註棐林鄭地

杜註不書會趙盾兵會非諸侯也●公云君不會大夫之辭趙氏曰諸侯會大夫非一例當此年義可竢訴大而大事陳氏曰當闕疑文亦趙盾討諸其義逆氏曰並有此例今但未詳

穿侵崇

胡傳不以大義勵秦而伐其與國左傳謂穿謀晉君欲已有逆心欲得以懼乎秦國之據已見于此

晉宋伐鄭

因僖文書人猶兩討賊之罪焉非特出師

傳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於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孔疏晉與師救陳宋楚已去召四國往會伐鄭行會禮然後從

冬趙穿帥師侵崇崇公作柳孫氏曰秦與國高氏曰公謂周邑非也大罪當無貶

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高氏曰穿謬討也

晉人宋人伐鄭胡傳宋雖列會然王法所不赦而晉與伐鄭已有服何以伐人故貶一人

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程氏曰不服而弗反已兵不以義也

傳伐鄭所以救宋也家氏曰鄭即楚可伐爲宋伐則私啟秋伐爵之今伐人之

少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傳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大棘敗績
胡傳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將卑師衆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示大衆不可輕役及乘將帥之選甚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及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為邦本此王者輕重之權衡也。劉氏曰言及華元志乎此戰也趙氏曰鄭從楚命可勝責乎華元兵敗身獲無

肥詞傷其力不敵而責其不救也金氏曰宋鄭皆其師師老勞民之罪

鄭氏以子之馬然也為叔牂言非馬也其人也為華元言其人謂君

附存

林註睅出目皤大腹

○思西才反一云思辛依叶韻

執乘鄭駁不病未緣

趙氏曰非也依車字而言有何襲取

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

秦伐晉
趙氏曰河曲七年
[illegible]而侵崇
[illegible]于秦而圍焦秦[illegible]
書曰師曲在晉也。
叫圍侵鄭
胡傳楊曰君子作事
謀始若始謀不臧取
賂不討宋至不能服
鄭不戰于楚
孔疏將以雪宋恥乃
畏越役之盛次宋之
心孤諸侯之望哉敗
晉弒君夷皋
胡傳趙盾弒于君

其口衆我謀

秦師伐晉 胡傳趙穿私意侵崇秦今報之不書闕焦所以訴晉卿盾與穿上侵之意

左傳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夏晉人宋人衞人陳人侵鄭

左傳 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寒宋息。楚鬬椒救鄭椒楚子越敵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皋公作獋

見弑亡而越境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爲出而實聞故也董狐據事直今以此罪盾乃聞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楊氏曰趙盾許世子同以弑君許止不嘗藥之罪輕趙盾不討賊之罪重也見臣子當忠孝之至也忠孝不至則加惡名

孫氏曰盾陰行其計而陽逃其跡程子曰弑君者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

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

更無人知也
吳氏曰盾為首惡特不宜行事耳盾陽為不知以求免罪將誰欺乎

公年所謂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

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

提彌明之鬭與靈輒之倒戟但知有盾而不知有君也

趙氏曰董狐云亡不越竟言狀涉同謀耳非謂越竟則無罪也傳述傳會爲此言劉氏曰越竟乃免此非孔子之言朱子曰如此則回避占便宜者得計

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壬申朝於武宮

【穀】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公】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

牛傷改卜死不郊

張氏曰此因事之變以明魯郊非禮三年喪乃改卜[illegible]其[illegible]之時當可作天子[illegible]耕行[illegible]故書汪氏曰卜不郊之间由于牛故也天示譴矣鄒曰不郊非其本意

猶三望

說詳僖公末年

伐陸渾戎

杜註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秦晉遷之于伊川者陳氏曰伐陸渾痛周室也趙氏曰伯業以尊周爲義註下有把天下之思其爲戎盡逐

至者無王不止 穀之曰緩詞也毋同范註牛自傷口故以緩詞言蔽公不恭致天變

猶三望 胡傳可已不當爲之詞三望公羊所謂祭泰山河海也

傳 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吳氏曰書以譏其非禮。

葬匡王 胡傳四月而葬其禮畧也微者往會魯不臣也家氏曰譏速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公作賁渾戎後同穀無之字

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去聲)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提德字。）在德不在鼎（跟德字也。）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

杼者

楚侵鄭

余氏曰惡宛死也

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 胡傳 晉成公立。鄭從之。反之正也。春秋大鄭改過。書楚人侵與鄭也。書楚罪也

左傳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家氏曰。繼伐陸渾而侵鄭。莊圖伯急也。

赤狄侵齊
余氏曰赤狄距齊甚遠。按此言齊雖而傷晉伯不振也

●宋圍曹
胡傳總不能反。躬自治恃強以報之

鄭蘭卒
據左傳鄭文公妾燕夢天使與己蘭而御之石癸曰燕姞耦必蕃穆公立後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

秋赤狄侵齊許氏曰楚侵其南狄侵其北此齊國棟橈之時也。赤狄狄別種

宋師圍曹

左傳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家氏曰鮑大罪未討以兵伐人故書以惡之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穆公作繆

左傳 冬鄭穆公卒。趙氏曰葬不月闕文三月速葬歸生謀也吳氏曰速禮不備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

生也刘蒯而巠

●平莒不肯伐取曰平義也不肯者有不義也伐強者取向利也非待仟後已之道而以[illegible]相怨郯乃[illegible]公然為郯平莒扶齊為[illegible]公之義不足服[illegible]所以不行[illegible]天井特為也張氏曰易明從[illegible]甚取人[illegible]人心而天下和平[illegible]公盛也不公何以[illegible]道氏曰用禮[illegible]講和萬民之礼合方氏條邦國之怨[illegible]

莒取向 胡傳不肯以直公心有所私失平怨之本耳利心圖成雖違大難強弱小書取著罪也

【經】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李氏曰與恒平宋亂同

【穀】及者內為志焉爾平者成也伐猶可取向甚矣

秦伯稻卒 家氏曰秦伯或名或不名或非或不葬秦不告史闕書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

之也不義何以書人於殺未錄啖氏曰公云不肯辭服向也罪天皆欲殺向乎趙氏曰殺云從之義矣也安得稱義

歸生弑君下

按左傳云權不足也又曰仁而不武啖氏曰歸生以執大權焉氏亦云以畜比君而可謂仁乎今故刪數語

赤狄侵齊

說見三年

如齊至

高氏曰事大以自匿

楚伐鄭

入宰夫將解黿祖視而後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

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凡弑君稱臣臣之罪也

赤狄侵齊高氏曰以齊之強而連年為狄所侵則惠公之無政可知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胡傳賂齊定位又屢朝之明年高國之事亦殆矣書至危之

冬楚子伐鄭趙氏曰鄭弑君諸侯不問而楚伐雖志在得鄭非討罪也書以責晉

□氏曰□□子鄭有弑□罪也

公如齊 四年如齊解參看

逆齊 亦參看四年解

高固逆姬 高氏以高固之娶齊許之來歸與之婚皆非禮

經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杜註前侵鄭不傳成敗

五年春公如齊 四年秋如齊今春又往恭不近禮故以取恥辱

左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自取杜註書公至自齊故也

夏公至自齊 杜氏曰公五如齊此踰時始返經雖諱止公之跡而實不可掩書至危之甚也

左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杜註厭尊毀列于廟行飲至之禮示其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公無子字杜註不書女歸降于諸侯

左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胡傳逼于高固强婚以自為也不知以禮自守是以得此辱

穀 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

高固及姬來
胡傳禮嫁女諸侯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歲一歸寧今未踰時而來亦非禮惠公許叵忽行亦非

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叔孫得臣卒　黄氏曰卒不書日云闕文者近之汪氏云莊叔卒子僑如嗣是爲宣伯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傳】冬來反馬也　家氏曰反馬不躬至歸寧無並行魯之宗廟朝廷重爲辱矣

【公羊】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

【穀梁】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

楚伐鄭

李氏曰賊弱不討惰服鄭之為役傳稱子經書人賤也三至鄭矣

晉荀侵陳
胡傳陳叛楚背晉伐可也遽兵加之非義矣

公羊傳後也此秋未終劉氏曰不知從克非弒君之賊也何歸不正其致則不采採劉曰將帥師必升

戊父盟
胡傳衛欲為晉攻魯傳必求外求與晉通必有類為所偪任其

楚人伐鄭 家氏曰不書晉救歸主當討不當救晉苟能為鄭鄭討賊即所以存鄭楚自去矣

左傳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趙氏曰陳從楚以楚強也晉不修德而徒恃兵 公羊公穀弒君

左傳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事與左前傳同

夏四月 備四時

秋八月螽 胡傳螽為蝗災虐取于民之應程子曰螟也

冬十月 備四時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趙氏曰晉將為黑壤之會衛欲求魯

左傳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無昔故使良夫爲此盟而公亦見晉盟于春秋所隱矣穀梁又云前定不日未詳盟期何能預定

會伐萊

胡傳會者外爲主伐萊齊志也公黨從强

至伐萊

危之亦幸之也

會黑壤

復序諸侯會盟得之意○杜註稷盟未以服序故諱李氏曰稷圖可見而公之不能請禮有由矣○程氏曰此會終不能服楚

王會

穀梁 來盟前定也前定者嘗有約言未釋兵又盟以固結之也此衛爲晉求魯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趙氏曰公昔心服役于齊魯人何不幸而從之耶

秋公至自伐萊趙云伐萊何功而飲至于魯謝謙其而矣汪八日危之也

大旱胡傳帝庶之後必有凶年以大書或不書攻雩而不雨也汪氏曰旱悍也廢下之應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傳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於會盟于黄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於之也。會[illegible]至
氏說一矣
遂如齊乃復
呂氏曰[illegible]公如齊在
疾乃[illegible]今不書疾入
臣不當以疾廢君命
也張氏曰逆公孫歸
同[illegible]氏曰乃者難辭
之辭[illegible]何也[illegible]
事而[illegible]之[illegible]
而[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氏
[illegible]為遂者
[illegible]復行[illegible]
有事大廟
吳氏曰[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欲知仲遂
以祭之日而卒故[illegible]

八年春公至自會　汪氏曰書至以公見止于齊踰年始返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杜註死猶以尸將事以疾還非禮也

公　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　以尸將事

穀　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不專公命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杜註垂齊地

公　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弒子赤貶

穀　是不卒者也。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

仲遂卒垂

杜注不言公子因上首文劉氏曰仲遂者甚之也亦皆也同卒可譏而譏之也穀云疏之非也不言氏何反其字哉

壬午猶繹

胡傳大夫於當祭則不告於卒而削則不繹不告於廟廟徹之猶于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于臣子仲遂國卿也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

萬入去籥

參存前說○高氏曰萬文武二舞之總名

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穀又云曰作疏之未綠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杜氏曰遂雖卒猶當正其罪宜不能正其罪則當爲之廢繹

傳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失待大臣之禮

公繹者何祭之明日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公又云作繹非

穀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萬入去籥以其爲之變譏之也猶繹非待臣之禮去籥非事神之道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穀作熊氏胡傳從公穀出猶夫人援成風例○然詩則有後

簡兮籥文武之別名文舞又謂羽籥為文舞也籥謂翟羽也萬人去籥存其武二舞俱入于二舞中去羽籥吹籥者○公羊謂子解非也不錄宣從呂說

晉狄伐秦
晉不敵于楚而徙道秦怨宜伐衆也

●滅舒蓼
楚恃強逞有恐伯意世衰不循已而思也

日食說
朱熹氏曰日者陽也陽為君父食為篡弒至觀夫大義不言

晉師白狄伐秦 胡傳使與秦曲在晉不自反而勤兵以會狄直書以見貶

傳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高氏曰以傳考之白狄為主也故不言及

楚人滅舒蓼 公作舒鄝○別傳無益強大當以為懼

傳 楚為衆舒叛 [illegible] 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敬嬴公穀作頃熊

朔不在朔也日食必
在朔不在朔歷否也

葬敬嬴克葬

胡傳敬嬴[illegible]丁
其終而不克葬者將
微焉而不克葬穀云
喪不以制也在日卜
葬先遠日避不懷也
制禮而需服欠容况
諸侯大事乎淶亦敵
行於上既禮也有國
家者乃不能為兩備
平孫氏張氏皆譏誅
無備

城平陽

宋壁氏曰宜察因不
能為兩備不易時而
遽興土工非也

左傳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懷思也未 四何姑行

公羊 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

穀梁 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

城平陽 高氏曰懼晉也方與大喪又城平陽亟困民力也

左傳 城平陽書時也 姑有趙氏曰見十月建謂之時是不知夏周正朔之異也

楚師伐陳 趙氏曰陳不幸當晉楚之衝彼晉威稍稍耳何足抗楚宜陳之復為楚也

楚師伐陳
汪氏曰怒楚強而傷晉伯不振也
如齊至
孫氏曰公之正朝無虛也
蔑如京師
非修比傷王室也朝如齊以如周非也況微聘始往乎
齊伐萊
許氏曰萊于齊為近故齊必欲幷之
取根牟
胡傳小也公羊未詳趙氏曰公羊細傳毋穀梁不詳邾婁夷狄弗郭非邾邑嘗無

左傳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高氏曰晉不能救陳遂復即楚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范注有故出而行朝會非禮

夏仲孫蔑如京師胡傳歲首公朝齊夏於周則比事以觀惡自見也

左傳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高氏曰如傳言益見王室之微矣

齊侯伐萊許氏曰狄比侵不敢報萊不伐齊而亟代可以觀惠公畏強陵弱矣

秋取根牟杜註東夷國汪氏曰內諱滅故書取與郭同昭蒐紅自根牟至商衛即此地也

左傳 秋取根牟言易也姑存劉氏曰非也雖小亦以兵莅何謂易乎

八月滕子卒高氏曰滕七年書滕侯今至此始書滕子

讓當如左以爲國名

○會扈伐陳

胡傳又云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其衆離矣 ○宋陸氏曰孟善晉也趙氏曰責陳深矣

黑臀卒

孫氏曰諸侯卒不地外卒則異也

左傳 滕昭公卒 季氏曰書卒齊待形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胡傳與晉討陳遂會扈後陳不會然後伐陳自反而有禮背者救陳所宜與也不會非罪

左傳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扈在鄭 胡傳不書葬魯不會 非特數親之禮 亦成公卒 ○註扈鄭地

公羊 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於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

穀梁 其地於外也 范註謂國都之外 ○外卒路寢則不地

宋圍滕

金氏曰人之旨貶之也

●伐鄭伐救鄭

汪氏曰林父救鄭不書今書欲救傳明年救鄭歸生之弑春秋時歸生已死矣故書救與曾

殺洩冶

胡傳稱國殺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治無罪書名以譏殺者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衛成公卒胡傳不書葬亦魯不會也非諱親之亂

宋人圍滕家氏曰乘滕喪亦乘者喪晉政不競取宋亦說晉也

左傳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胡傳稱人貶也小國又方喪用兵圍之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陸氏曰晉臣猶未忘伯業善之

左傳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胡傳賊不討惟服鄭之爲事非義與矣書爵非與楚何以郯之以下書救鄭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公穀作泄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

也殺諫臣者必有殺
亡國之禍

●如齊還齊
王氏曰比年朝于齊
竟過事王六年一朝
之期可爲祇乎汪氏
曰公至是四朝齊矣
歸濟西田
胡傳齊乘齊雖許侵
地六年無是也齊歸

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三子二三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黃氏曰左氏不載孔子引詩自立辟詩不可爲訓非孔子言

未錄

【穀梁】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後殺事與左同惟直以爲公殺稍異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穀梁】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反之。范註齊所以歸田以婚族故還魯故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何註與甲子既同事重故累食

公既而歸以著齊助逆也●公殺未錄逆氏曰公會齊已取未絕于我已取之何以言未絕殺之不言未公如齊受之於八年歸諸[illegible]公受之[illegible]

[illegible]

出于私黨氏曰歸非書齊曰我某亦

崔氏奔衛

胡傳許氏謂崔杼出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illegible]

【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杼字姑存

【公】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胡氏曰世卿大夫故宗強宗強出而能反反而能弒

【穀】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胡傳不奔王喪而奔齊者患齊之喪拜人欲滅天理也

而能反反而能弑以其宗濟于此眾氏將之卑也其說得矣●趙氏曰不以弑罪存疑其附會也至行之逆比五十六年以七十之罪則今日未濟且遽能專弑乎

公如齊至

不書奔喪諱也其至危之亦賤之

陳弑君平國

胡傳弑君而不以見弑于國此亂世之大戒也●張氏曰射殺之行能無爭乎

宋伐滕

惡宋陵弱亦是晉伯

左傳 公如齊奔喪 杜註親奔喪非禮 高氏曰以事天子之禮事齊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 胡傳深用眾也 陸氏曰陵蔑小弱以逞所欲耳

左傳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趙氏曰聞晉不救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傳從者定其位親奔喪卿會葬王喪之禮莫供焉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陸氏曰陳有弑賊不討而汲汲爭鄭體義廢矣故貶

之喪也 歸父如齊葬

張氏曰飲于天子而厚于强鄰諸氏曰三月葬迫

・圍同伐鄭

胡氏曰楚人雖不能以德撫鄭而力爭鄭矣○趙氏曰兵不足制楚德不足服鄭

王季子聘

汪氏曰爵封七百里皆君賜也宣不知尊王而王亦不能自尊矣王聘止此錫命止于成公非削而不講王命不足爲重輕而王亦不復遣使于諸

傳左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胡傳宣不朝周而屢朝齊使王季來報聘王靈益不振矣

傳左 秋劉康公來報聘。報仲孫蔑之聘也

羊公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以母弟之貴報聘太過矣

梁穀 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公作蘱胡傳不能討罪而陵弱從也

傳左 師伐邾。取繹。高氏曰宣立邾首朝之自是絕迹魯廷者又十年故歸父伐

大水 何註役重氏怨之所生張氏曰陰盛陽微之徵

侯耳百餘年而尚以
歸賑錄天王之名號
不見于經矣

・伐邾取繹

汪氏曰宣公篡立不能
討陳宜與伐邾皆晉
仍不振强齊爲援耳

行父歸父如齊

張氏曰王季聘何求
聞身如京師與其反
往也

國佐聘

書齊侯者卽吉之速
也

・楚伐鄭

宋陵之曰鄭不自立
五受氏兵禁書爵者
楚强故貶書爵是不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胡傳不知爲國以禮而悅人免討

左傳季文子初聘於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晨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胡傳葬之逆未踰年而遣卿吉哀矣其初爽動若此已失守身之本

左傳國武子來報聘季氏曰頃立国中未靖崔氏弃故往無使來而今獨與

饑張氏曰宜公頻于求外国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此夫水之後饑也

公羊何以書以重書也

楚子伐鄭胡傳救鄭例之責晉也・高氏曰晉得鄭而不能存之也

左傳楚子伐鄭晉上曾救鄭逐楚師於穎北諸侯之

師戍鄭

能修伯業也

●盟辰陵

李氏曰頃[illegible]鄭[illegible]雖非之衛楚之[illegible]欲[illegible]者也[illegible]侍[illegible]晉[illegible]有[illegible]仗丌晋[illegible]不足以服之則從楚而已辰陵之盟[illegible]殆以背約[illegible]足恃乎

歸父會伐莒

趙氏曰[illegible]即從不修從[illegible]而修怨之注氏曰歸父專也

會欑函

張氏曰[illegible]為盟主而征與狄會於[illegible]以遂楚討又欲與楚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時 備例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穀作夷陵 胡傳楚無貶聖人討賊之意

左傳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朱子曰楚莊強盛主盟列国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高氏曰自平州莒不肯公伐莒取向至是又同伐之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杜注欑函狄地

左傳 晉郤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

罪鄭所以敗于鄢。家氏曰楚盟陳鄭于辰陵晉不能輯和諸侯而會狄晉卑甚矣

殺徵舒

胡傳稱楚人諸侯之罪見矣

杜註稱人討賊之辭

程子曰人衆詞夫惡衆所欲誅

公穀未縣劉氏曰外討賊公云之非也穀云不先言入外徵舒丁陳非也蓋其實可

楚子入陳

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成子語亦是然不勤諸侯而乃以之勤狄乎

【穀】不言及外狄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尊公作衛胡傳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利又納亂臣強納之也

【穀】入者內弗受也 易就子林

【左】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 假音 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

何也以其有討賊之名故楚人不書取陳而書入與之可也復封陳能改過遷說書入惡自滅陳也

程子曰誅其罪義也沒其國惡也

胡氏曰誅惡者衆人之公心故曰楚人取國者一人之私心故曰楚子

張氏曰微申叔言則陳遂亡矣

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

納寧行父于陳

胡傳殺楚莊討宜瀦徵舒之宮封鳳汙之戮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于陳衆定其君而去乃不察二臣反覆又使陳用之可乎●程子曰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公羊納公黨與也求餘●劉氏曰惡大夫乎何謂公黨

葬陳靈公

汪氏曰君子之心無私故討賊不問內外

楚子圍鄭

胡傳長為恐從經典

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左氏又云楚子入陳納孔寧儀行父于陳書有亂也未歟陳氏曰以納亂臣為有亂非

【穀】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杜註賊討國復二十二月然後得葬

【公】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楚子圍鄭

【左】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

于辰陵，又徼事于晉。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惟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

不著其盟辰陵之罪乎入郛門至逵道其講到衛見其討賊之功也

李氏曰：鄭自此從楚，至成五年盟于蟲牢方從晉。●汪氏曰：鄭襄公肉袒于楚，亦以詞巽以求免，則楚莊亦甚矣。莊不聽左右之言而退師許平。

杜注：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正義謂見于傳者申、息、鄧、權、弦、黃、夔、江、六、蓼、庸十

一国蘇氏沈氏遂謂權小爲先冠楚自外爲九拔九點必求其国以實之則懲矣

戰邲晉敗

胡傳言及楚子是戰也先穀獨濟林父自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故軍法行將可也既不能令乃從穀所分惡六帥卿進退在穀陷師于誰爲罪故變於先穀不去其官此獨貶荀林父以林父主之

徐氏曰先林父者內

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公羊略同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杜註邲鄭地家氏曰晉救鄭不書績也責林父失律非與楚以鄭也

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

[illegible]

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
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
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
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
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
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
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
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

備慮有無也其一曲也
戒日用其以武為旌
謀中權制權謀後以
精兵為殿

按欒書將中軍師欲
戰者八人[illegible]不[illegible]
卻錡[illegible]林父師
者[illegible]門
七日[illegible]敢
之遂[illegible]以
也今[illegible]命
不能[illegible]隨武子知
彘子欒武子三師一
言不能從[illegible]必敗
而為之[illegible]矣
以中軍佐濟是彘子

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賓
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
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
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
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
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
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
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
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

僞所

杜註知莊子荀首也

杜注坎爲衆今變爲兌兌柔弱坎爲川今變爲兌兌爲澤是川見壅 夭且不整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涸竭

杜註韓獻子韓厥也

林父不斷而以韓厥與有過得

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力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

師遂濟是語甚佳奈
晉聞楚[illegible]平桓子
欲還楚將偏師既濟
王欲還相應
參乞南反

伍參言戰甚無據[illegible]
晉眾之而也然一篇
之論也[illegible]命式[illegible]皆
請思存心此其論無定

不用命誰之罪矣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

事之不捷惡之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

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

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

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

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

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

得食乎令尹南轅返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

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

見楚一伍參遂定大計

南轅北轅相懸

欒子此言與子玉今日必無晉矣相似

杜註訓之于于三日也

三師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

杜註若敖蚡冒皆楚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此二君勤儉啟土

廣楚兵車名杜註十五乘爲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亦[illegible]等說詳鄭樵

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

此注二君指楚成王穆王

成何體統見笑大方

來惟敵是求克敵爲勝又何俟也從師子如季孫
原屏咎之徒也逝將子臣樂伯攝叔皆其言必長
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
二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
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
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
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
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
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

文情極變又極閒逸

杜註靡旌驅疾也摩近也菆矢之善者掉正也折馘斷耳也

任註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

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

摒叔黨與魏錡敘歷相應
錡彼止之叔黨去之亦相應
魏錡求公族未得趙旃求卿未得相對附弗許而許之亦相應

備字是上軍不敗之由

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人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

彘子不可是中軍大敗之由

河字凡三見

此濟字是說中軍大夫先濟

楚有備此楚大敗之由○俞氏刪去諸子論敘一遍正見楚之有備

既知懼曷不使去

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
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
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
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
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
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
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
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
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

此濟字是說中軍下軍爭濟在河耳舟中之指可掬斷參之前是貪相應

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

杜註游闕游車補闕者

駒伯上軍佐郤克也

杜註尸止軍中言殿則謗事人也

杜註惎教也扃車上兵闌

楚師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

杜註傁老稱

杜註[illegible]所指木取其尸

知罃知莊子之子

廚武子魏錡也

菆好箭名[illegible]

蒲楊柳可為箭[illegible]澤名既盡也

蔡氏曰邲敗而楚滅蕭[illegible]

[illegible]

濟

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

敗声如闘

亦終夜有聲。

●楚滅蕭

胡傳[illegible]諸侯[illegible]則與之予是[illegible]非其志已盈不仁甚矣彊滅弱[illegible]行以此[illegible]諸侯於是乎[illegible]耳

汪氏曰滅蕭所以逼宋而窺諸侯也

盟清丘

楚[illegible]陵[illegible]公不能任[illegible]侯[illegible]自[illegible]不而[illegible]貶

穀梁 續功也功事也 公羊與左畧同

秋七月 備四時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汪氏曰蕭宋附庸楚越宋而直至楚地深矣

左傳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杜註清丘衛地

左傳 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

衛人

宋伐陳衛救

張氏曰其盟之罪在首背也衛其次也宋氏曰胡氏謂衛附於義陳可征也以為未然

●齊伐莒

汪氏曰公羊作伐衛考經文無齊衛交惡之事此為伐莒無疑

●楚伐宋

張氏曰以伐陳衛王氏曰宋皆為背而晉則護宋庸也則發及楚不救

猶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未姑存劉云不實者奚獨此耶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黄氏曰陳附楚宋以盟故伐衛背盟而救伐者義而救者不義

左傳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張氏曰孔達但知先不約言則其死也非大丑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公羊作伐衛○吳氏曰用師譏其勤大衆而凌小國也

左傳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胡傳宋不恤民固本而急伐陳致楚與國非宋也趙氏曰晉不救諸侯何恃哉

左傳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杜註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不顧盟救宋而同貶惟宋可免

殺先縠

胡傳先縠違命而敗今又與赤狄謀之義也乃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林父帥中軍誰之過與罪止也

高氏曰邲之役林父既復其位今又釋縠錯過當不討而後誅先縠又族滅之甚矣

殺孔達

胡傳孔達固有棄信危國之罪然用人謀國于犯盟主至于見討誰之過與故稱國[illegible]

秋螽公作蝝何註戒叔不足國家遂廢 ○ 杜註爲災故書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縠穀梁作穀

八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滅族則忘先縠謂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陳氏曰自殺而稱國者其罪誅也

夫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於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

○晉侯伐鄭 [illegible]

○楚子圍宋 [illegible]曰宋前以救蕭[illegible]受[illegible]宋[illegible]可[illegible]野也

復其位。胡氏曰孔達之死誅之不以其罪也。僖負羈危其祖殺以死求說易早諭陳以不當貳耶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高氏曰討鄭即楚也。然後以爲伯業復衰至自取之盟豈將失鄭乎。

[左]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趙氏曰晉不敢救宋楚得抗楚乎楚不得宋未可而後已。

[左]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不名不必假也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

昭明也聾謂暗瞽申舟子

室皇寢門闕

●歸父會叔

胡傳以外臣而與諸侯會抑其上與諸侯會而自大於[illegible]出矣防其漸也

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伏末）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王氏曰晉不知先後急於鄭而緩於救宋扶之雖長不及馬腹而宋去矣豈但失鄭）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叔）（趙氏曰謀楚也故宋明年會楚子于宋）（以侵）（叙）

【左】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

曰大夫專盟會歸父始見于此胡氏曰楚圖霸則先有事於魯以覆之歸父會楚受齊賂[illegible]故[illegible]陳氏曰諸侯[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專於此也

會楚子于宋

[illegible]宋[illegible]矣[illegible]不能存[illegible]乃會楚謀[illegible]不亦[illegible]爲

宋及楚平

胡傳責元子反二卿

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懷貪欲名樂不可極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胡氏曰兵未及[illegible]

左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斯亦大矣何以毀晉人自以情實私告子反任其無[illegible]之難何急于平而[illegible]之若以晉既弊不若以大義告之子反[illegible]楚雖非以[illegible]必為義舉何必詐見情實於[illegible]陳氏曰晉以見列國之無伯也以見楚之多横也以見晉侯之畏楚而莫救也

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

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

[illegible]以賂廢命也者成

楚師將去宋申犀解[illegible]
圍宋不下[illegible]去宋
秋九月楚子圍宋[illegible]
五月宋人及楚人平[illegible]
[illegible]
元日華[illegible]
使華元出盟[illegible]

之鄭服可以雪耻而復伯之机也乃因伯宗之言不能救而宋不得不出於平矣

、公云大其平乎巳也穀云平稱衆上下欲之矣師劉氏曰臣無專美公非也暨齊平何以不曰暨齊平穀亦非

晉滅潞氏以歸

胡傳皆其暴也亦欲求富强以滅之不仁甚矣罪在酆舒討其罪人斯止矣乃利其土滅之以其君歸何義乎●高氏曰楚

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穀同

【穀】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赤狄別種

【穀】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

眛其強制來歸非詩不能報而反殺之亦忽于禍災下矣陳氏曰荀林父請將兵而會狄用八不許將與也諸氏曰晉侯欲殺宋伯宗方以狄討伐疾自務晉侯欲伐狄而勸之是誠何心哉

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以上說狄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此說到狄上全是伯術 不欲其後德若之何待之義聊不若有罪且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illegible]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

公殺以謝子家晉務既其求殺●劉氏曰其

意以詐携子則是矣不知得其當乎

●秦人伐晉

按秦桓公曰將伐晉而晉人背秦因以敗于楚今又略狄土於歸故取之也晉敗秦不待晉伯衰不能求米徒從事于秋秦來不論以可命而致交兵特略之也

獲杜回見敗秦之由

歸諸晉。晉人殺之。杜註潞氏子爵也仲章潞賢人黎氏黎侯之字也

秦人伐晉 高氏曰自二年秦伐晉晉不報今十四年復來乘晉用兵於狄土而開其隙也故此書人

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

是以報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公】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

【穀】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殺之也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

[illegible]

會無婁

趙氏曰自宣以後魯得事齊初高無非齊所爲有以援然後齊國與齊加兵之謀故宣公以解于齊高氏家大夫

○初稅畝

何註井田之法廬舍在内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三條一村九頌聲作矣○什一取

下所以饑也。

秋螽 胡傳在公處内非外災下未而不務本故災氣應之人事感于此則物變應于彼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胡傳公作宰費胡傳亂之失無正之大夫與大夫大會矣

初稅畝 胡傳初公廢助法而用稅也遂成法不務本也其後二猶不足宜公始之

左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公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 履畝法也

穀 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

冬蝝生 胡傳以畝重及民也遇天災而不懼恐民事荒不修又重賦之國危無日矣

二矣

冬蝝生

周之冬夏之秋也蝝將成之際得冬則遇寒而斃可知此說是也

公傳 冬蝝生饑幸之也 幸之何猶存公羊亦云孫氏曰五穀成時安得以非災予

饑 胡傳書饑宜有其二是歲蝝螽而遇至于饑者宜公當以轉外不敢其本以偏兩書饑

晉滅甲氏留吁

胡傳王命稱人貶也甲氏潞之餘種晉取其破邑也何貶爾論其狄類既開而北荒未代殲流至于太原而止必欲盡殄之豈仁人之心王者之霸乎晉氏曰傳謂之所以求我而滅狄者何晉自此日強而進入晉乃拓地于狄

十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公傳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以役 補證 潞之餘党 三月獻狄俘晉侯請於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以自肥其何能仁

宣榭火

公云何以書記災也
穀云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
劉氏曰非也來告則書
書公穀又云樂器所
藏孫氏曰何據名宜
于茫氏曰無據何以
藏樂器

郯伯姬歸

孫氏曰參亂之也
江氏曰杞叔姬書卒
書杞伯逆其喪歸則
叔姬必有不當絕者
而郯伯姬不書卒不
書喪歸則出者與出
之者其罪皆著矣

是無善人之謂也 家氏曰宋圍不救志存逐刺譏諸侯何

夏成周宣榭火 榭公作謝火公穀作災范注宣榭宣王之榭杜註講武屋別在洛陽者

左傳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胡傳榭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人火之天以見戒王室不能復中興矣

公羊 成周者何東周也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

秋郯伯姬來歸 胡傳內女出書之歸范注為夫家所遣者納嫁庶則夫婦名正人倫之本也

左傳 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汪氏曰許叔父母訓有非至攸婦道有虧

冬大有年 胡傳記異也上端何以為異宣公說擇桓雖獨是冬大有年所以為異言外譏旨也

穀梁 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汪氏曰假發周之民而卒其得有年也

冬大有年

孫氏曰有君不宜有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季氏曰許蔡從楚皆來訃我而魯往會亦與楚通也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杜註晉地

●盟斷道 胡傳書同欲也同心謀伐齊釋其忿怨● 程子曰同心伐齊故書同盟○趙氏曰宋已爲楚背侯懼而爲此盟同徵衛曹知之心也舉其爵振滯言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

之餘燼也家氏曰楚
厥大[illegible]其[illegible]能[illegible]
也
按此明有謂外楚者
有謂討伐齊者皆齊
據左傳討貳之說
楚而齊人見因盟恐
齊而遂謀之盟也之
伐與魯之盟不此

公羊曰斷[illegible]
危之也

穀梁曰
胡氏曰稱弟得弟道也
稱子貴也故不稱弟
夫而[illegible]非世[illegible]

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
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
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
南郭偃于溫

（穀）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秋公至自會 汪氏曰成會與[illegible]伐齊危之[illegible]見[illegible]地[illegible]接人[illegible]哉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文公子惠[illegible]也[illegible]齊之[illegible]

（左）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
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生…鴨…之…也…
同義
楊氏曰…可以明親親…外足以爲不[illegible]比
衛輒…遠矣

晉衛伐齊
胡傳本作不謹下皆…
孫按…吳氏曰此伐非世子所宜也…汪氏曰…晉欲振伯業…非以衛人…容…
…氏曰不與斷道之…盟者所以不…而

[穀梁]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

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氏曰此在齊故…以…其良

[左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於繒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晉師還蔡朝

南郭偃逃歸 以不與斷道故…偃逃歸…以…也所以行…之…

公伐杞 趙氏曰杞世婚于魯…以…不敢直抵而伐之適以張杞…之義也

謂齊也

公伐杞

惡宋不也以不義長義也

戕鄫子

穀氏曰獨殘無道于

胡氏曰不名無罪

受禍也

楚旅卒

汪氏曰東子稠自于

七推曰莊君濟以後

僭而普其王取法

春秋與書子之義

也然見楚孫子從所

共不會族世曰稱於

引宋王

夏四月 備四時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鄫公穀作繒

左傳 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

胡傳于鄫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

穀梁 戕猶殘也捝殺也 公羊同何注支解蔡斷之 邾無道也刺鄫無守備也

甲戌楚子旅卒

胡傳諸侯毛不會葬舉人謂之也高氏曰楚僭甚矣前相拘繫會遂得書卒

左傳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師于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家氏曰楚莊獲周它卒曰子抑之非進之

汪氏曰以穀梁必書楚子卒聖人正之

公羊 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歸父如晉
家氏曰歸父之謀其心雖未可知其事未見非正而謀之不臧豈不思晉卿怙覺哉宜不遂也

歸父還奔
胡傳雖成公簪臣也君而忘父祭之疾也殺嫡之亦可議矣君薨家遣身出亂而遣使顧命不失禮歸父之善亦著矣

公孫歸父如晉 胡傳晉強齊據又事晉以利爲向背也且謀去大家而不知本未能成也

傳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左傳在下

穀梁 正寢也 王氏曰宣公獲終正寢亦幸焉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杜註魯境 笙公羊作檉

左傳 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

朱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

胡氏曰歸父不失禮曰還曰至以終事之辭免歸父也

還及笙壇帷上去聲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左無公穀同

穀 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遂在櫬遂奔齊遂繼事也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七 終